



城市笔记

# 高温记

文 / 林中

连续一个多月的39.℃、40.℃以上的晴热高温,疯狂覆盖着我生活的江南小城。热浪劈头盖脸地翻腾炙烤着,让大地滚烫,令蝉声哑默,每天犹如蒸桑拿。

盛夏,处处喊热处处热的江南,人们备受“烤”验,见证了阳光的威严,皮肤上烙下的是烈日肆意的印记。即使你不动也会“湿身”,倘若动一动或是外出办事,便是汗流浹背。人们只能困居斗室,寻找清凉的世界,总和空调纠缠不清,吹得人浑身发虚,昏昏欲睡。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在自家干活就是光着膀子,拿官话来说叫膀爷,用上话来说就是打赤膊。小区楼房的窗户或阳台上,我常常见有男人探出头来,也几乎是清一色的赤膊罗汉,谁叫这个夏天这么热呢?但一旦外出,人们还是文明着装,休闲随意,防晒为主。

面对热得像个蒸笼的桑拿天,我想起作家池莉笔下生动的描述:“我们经常要在四十摄氏度左右的气温里持续地生活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整个城市都处在半昏迷的状态……孩子们不分昼夜地浸泡在游泳池里、东湖里、月湖里、莲花湖里、长江里和汉水里……”虽说池莉讲的是武汉这座城市,但于江南而言同样吻合。难怪余秋雨断定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是在春光明媚中,至少也是心气舒畅的阴雨天写就的。而在这骄阳张牙舞爪、热汗如雨的日子里,绝无有如此的大手笔。

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清晨醒来仰望,人们发现那早已高高挂起的太阳,似乎比昨日又多了不止一分的光和热。太阳的热情,开始肆无忌惮地泼洒整个小城。忙于生计的人们,“全副武装”冒着高温酷暑出行,头顶热浪脚踏蒸汽,身体在太阳底下仿佛烧着了一般,泛着耀眼的光,飘着燃烧时才有的眩晕……人们对江南的酷夏之热不仅有了清晰的概念与体验,也从意识里形成了防范。

对于世居江南的人而言,竟也会渐渐地被这暑热烤的适应了。仿佛在热的世界里,越是热得酣畅淋漓,生活就越发有滋味起来了。这热,是从街道的摩肩接踵风风火火、赶着上班的车流和人群中开始的;这热,是从大街小巷橱窗、粉墨登场的清凉夏装开始的;这热,是从水果店冷饮店里琳琅满目挂着笑脸、张望行人的各种瓜果各种品牌冰淇淋里开始的;这热,更是从一个闷热的壬寅暑热夜晚灯火通明的大排档里开始的……

日落,就是江南动情时的颜色。在闷热的夜晚,小城也自有它独特的魅力,总会有温馨美好的场面悄然而至,到处都氤氲着这个盛夏独有的气息:河岸绿道、广场上一对对散步健身的人们,游泳池里人声鼎沸追逐嬉戏的景象,百年古桥上坐着一些怀旧的老人打着扇子纳凉、聊天;一天的热气仿佛就在那一下轻轻晃动的大蒲扇间慢慢散去……

无论高温有多厉害,夏天过去,秋天已来,季节更迭,学会适应。暑热生活里的汤汤水水此时都会被过滤掉,每个平凡的日子便有了分量。

往事情怀

# 乡愁

文/李元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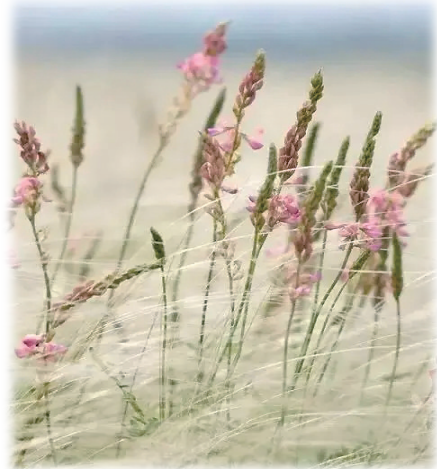
早就有写写家乡的野草的欲望,但终不得落笔。中元节前,回老家上坟,抄小路,沿田埂,到坟头,看到路边、田埂上长着各种野草,便回想起了当年,忆起了乡愁……

死人花草(好些草只知其“小名”,学名称啥,上网百度也不得而知)。茎叶全呈浅灰又似淡绿色,茎多叶碎,开着五角星状的小白花,鹅黄色的花蕊,用鼻子嗅,闻不到花香,闻到的是满鼻子的野草味儿。死人花生命力极强,在我们小时候,一簇簇,一片片,到处可见,现在不知何故(估计与农药有关),少了。那些小白花凋谢后,便可结出一撮撮绿豆般大小的果实。这果实不可食,但可供我们小伙伴当“真果实”来玩。找一根筷子作秤杆,用一个空火柴盒作秤盘,再系一枚铜钱当秤砣,制作一杆秤;将死人花果实搁秤盘里约,约好后按人头分发,伙伴们个个有份儿……

猪尾巴草。多年生水生草木,通常成丛生。水地里,猪尾巴草长得枝繁叶茂,可达一人高,如一体态丰盈的贵妇人;旱地里,苗儿直立,高不足米,体态瘦弱,酷似古戏里的马鞭。小伙伴们每人拔一株,挥舞起来,学古戏里拉马拽蹬的马童或骑马作战的武生。

刺梨草(学名苍耳)。刺梨草属一年生草本植物,高可达近一米。茎下部圆柱形,上部有纵沟,叶片似三角形或卵形或心形状,边缘有不规则的锯齿,上面绿色,背面苍白色。猪尾巴草和刺梨草还可用来做煮饭的柴火。为减少负重,割倒了晾晒几天,再背回来。若遇着那些不劳而获者捷足先登了,背回了他们家,也属常有之事。

酸溜溜草。女人怀孕害喜,喜酸食,土默川一带便有民歌唱道:怀胎(那个)



六月六,奴家想吃(个)酸溜溜……这里所唱到的酸溜溜,就是酸溜溜草。相传,早年,王母娘娘下凡来到人间,在田野里小解,不小心让芦苇草扎了屁股,流出一滴血,落在了酸溜溜草的叶子上。王母娘娘针扎似的疼痛难忍,顺手将芦苇草拔了起来,塞进嘴里,狠狠地在叶子上咬了一口。从此,每根芦苇草的叶子上便留下三个牙印,每株酸溜溜草的叶子上留下了一滴酱红色的斑迹……也许正是因为王母娘娘的这滴血的缘故,才使得酸溜溜草有了酸而涩、涩而甜,说不清是什么味道的味道。祖辈们对酸溜溜草有着特殊的情感。在艰苦岁月的年代里,是酸溜溜草帮祖辈们度过了饥苦的日子;祖辈们的血液里亦有酸溜溜草的成分。我对酸溜溜草亦“情有独钟”,割一背180斤重的酸溜溜草背回来给生产队的老牛吃,可在工分本上记下10分工;尽管这10分工在年馐好的话,到年底可有5毛钱的红值,但这也是酸溜溜草的恩赐!

草木无心,岁月留痕,跪倒在父母坟头,乡愁的思绪便涌上心头,乡愁是一株绿绿的野草以及童年时的一则则故事……

一寸芳草

# 健忘

文/雨含

青春的小鸟飞走了  
啄走了眼神的莹澈  
啄走的,还有  
少年时光深处的细节

别怪我,人到中年  
都会变得如此善忘  
在千山万水走失的汉字

再也排不起雁阵

动脉硬化是岁月给的  
看不见,摸不到的还有  
心上的尘埃,悄悄板结  
我充血的喉咙,再也  
唱不出少年歌里,自然  
浮动的,明媚的忧伤